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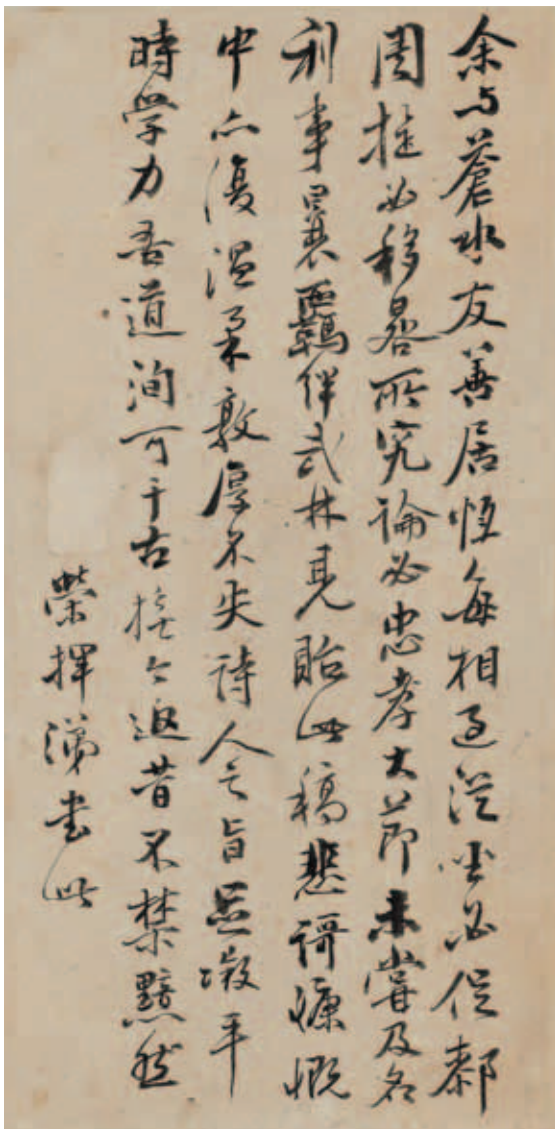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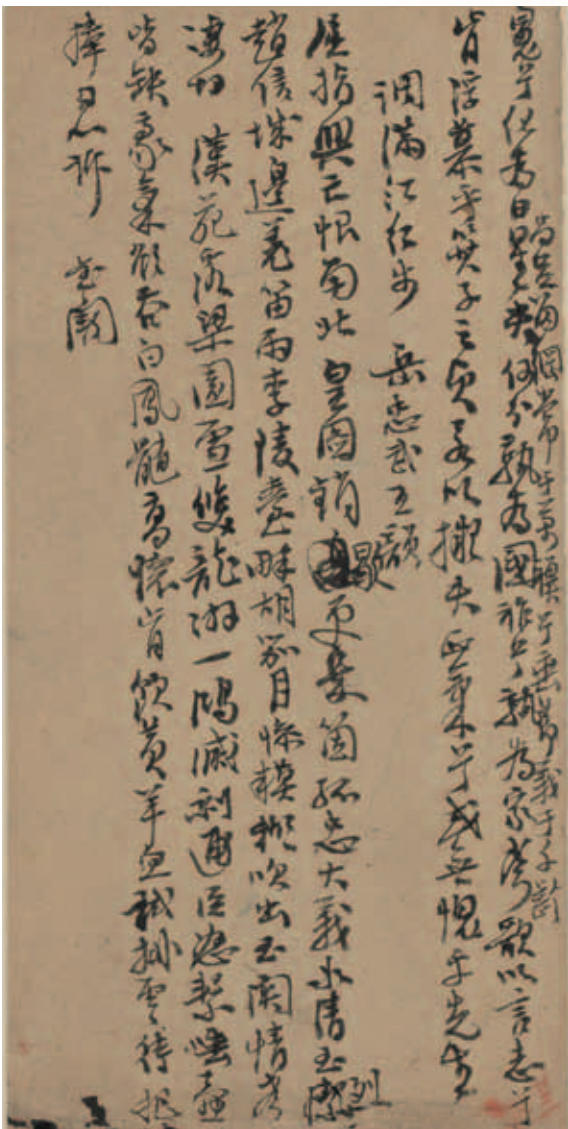
明張蒼水〈遺墨詩〉冊小記

許文美

本院收藏書畫承自清代內府，近數十年來持續接受社會各界賢達、藏家及機關團體捐贈，拓展了本院原有的收藏範圍。院藏明末遺民作品原本較為匱乏，此次「典藏新紀元——歷年入藏書畫精品展第二期」選展張水娟女士捐贈明張蒼水〈遺墨詩〉冊，藉此略窺明末遺民忠貞之士墨蹟。

明張蒼水〈遺墨詩〉冊為張水娟女士於民國七十八年捐贈本院，冊頁形式，共十一開。張蒼水（一六二〇—一六六四），名煌言，字玄箸，號蒼水，浙江鄞縣人，崇禎壬午（一六四二）舉人。南明弘光元年（一六四四）張煌言以舉人奉表迎魯王朱以海（一六一八—一六六二）於紹興監國，並從監國駐海外舟山。永曆十三年（一六五九），與鄭成功（一六二四—一六六二）率舟師自崇明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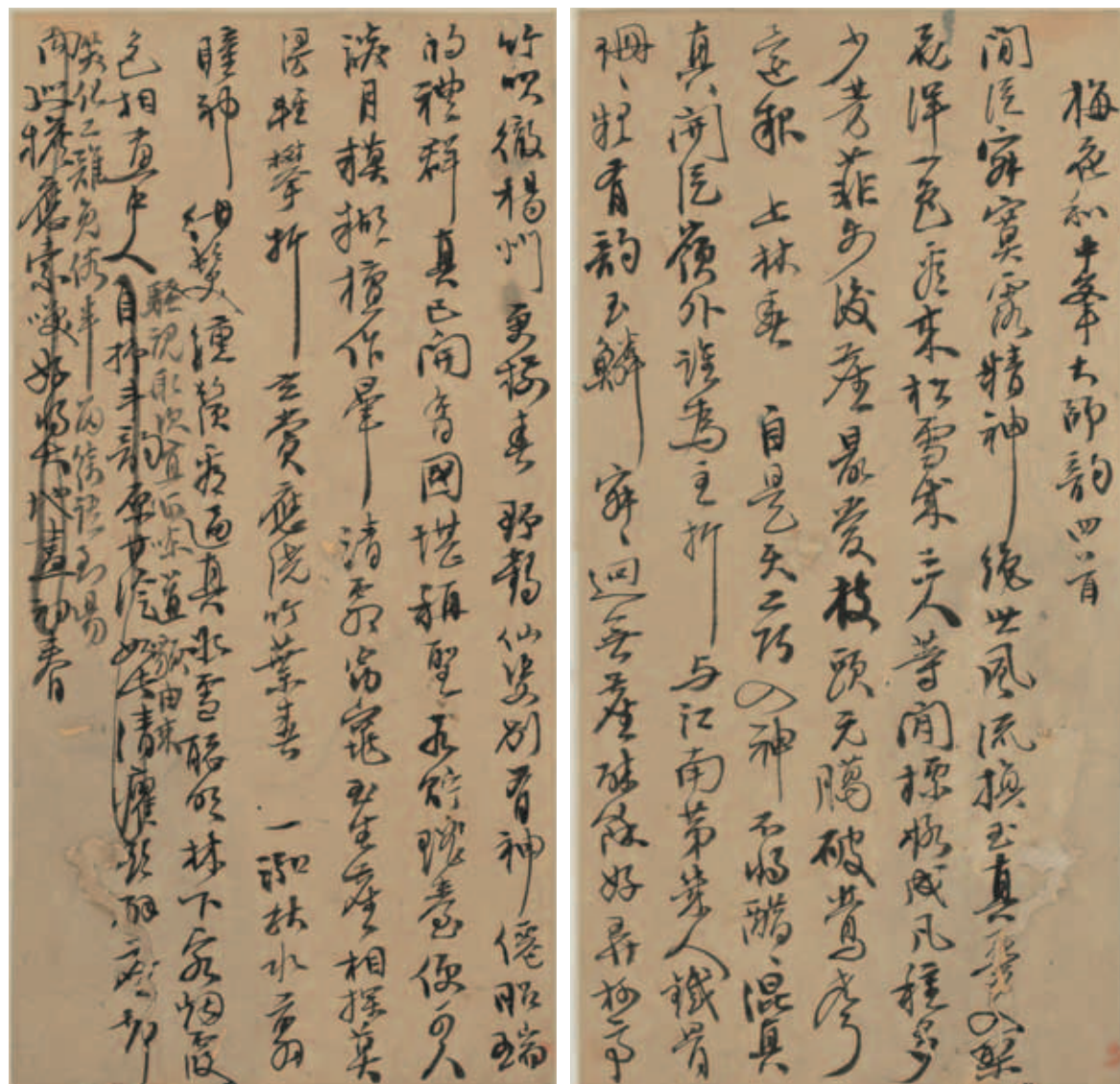
江，收復四府、三州、二十四縣。後鄭成功兵敗於南京，於是撤退至浙東。康熙元年（一六六二）魯王薨，康熙三年（一六六四）煌言遁居懸壘，後為清兵所襲，被執不降而死。院藏明張蒼水〈遺墨詩〉冊末一開（圖一）題：「余與蒼水友善，居恆每相過從，坐必促膝，周旋必移晷，所究論必忠孝大節，未嘗及名利事。囊羈絆武林，見貽此稿。悲詞慷慨，中亦復溫柔敦厚，不失詩人之旨。足徵平時學力。吾道洵可千古。撫今返昔，不禁黯然。榮揮涕書此。」「榮」字前紙張有挖補痕跡，題者應為友人「榮」或「□榮」，從內容來看，可知張煌言被執杭州（武林）時，將詩稿贈與此友。本幅紙質顏色與詩稿不同，現裝裱於同冊。閱讀全冊詩稿內容，多首作於甲辰年（一六六四），如〈甲辰山中初度〉（圖二）、〈入定關——在懸壘甲辰七月十七日丑時被執作也〉、〈甲辰九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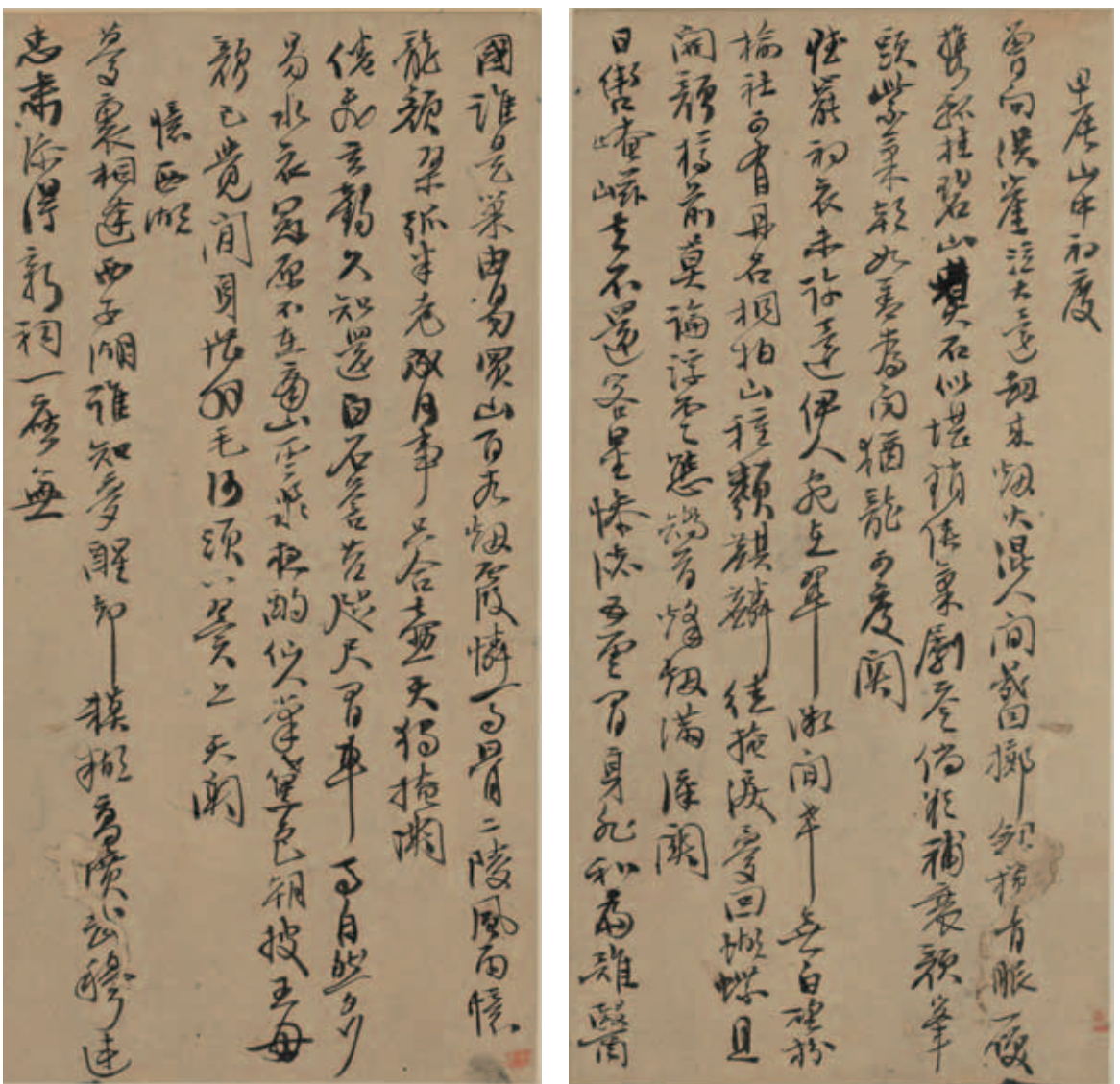
圖一 明張蒼水〈遺墨詩〉冊第十一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感懷在獄中作〉、〈放歌——時甲辰八月七日書杭之獄壁〉，實多為張氏就義前手稿。張煌言於甲辰七月十七日被執，九月初七日不屈而死，期間於杭州獄中度過。詩稿中多首詩題雖無確切紀年，但標為獄中所作，當為這段時期作品，包括〈牆角紅梅九月發花一朵偶成四絕時羈獄舍用鹽字韻〉、〈調滿江紅示同難賓從羅子慕於武陵獄邸〉、〈武陵獄中作三首〉等。

今日流通之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（一九六四）、《叢書集成》（一九八九）皆收《張蒼水集》，為四明張氏約園刊本影印，是民國二十三年（一九三四）張壽鏞所編遺集。遺集收錄《奇零草》、《采薇吟》、《冰槎集》等詩文。《奇零草》原為張煌言自綴輯詩集，序於永曆十六年（一六六二）端陽後五日，自序中提及詩文因緣。張煌言十幾歲即愛好詩歌，他的父親怕他荒廢經史，不甚鼓勵；張煌言常私下為之，並於登第後與四方賢豪交往，往來贈答，累積許多詩作。隨後遇國難頻仍，張煌言倡大義於江東，詩作隨之散亡。之後張



圖三 明 張蒼水 《遺墨詩》冊 第三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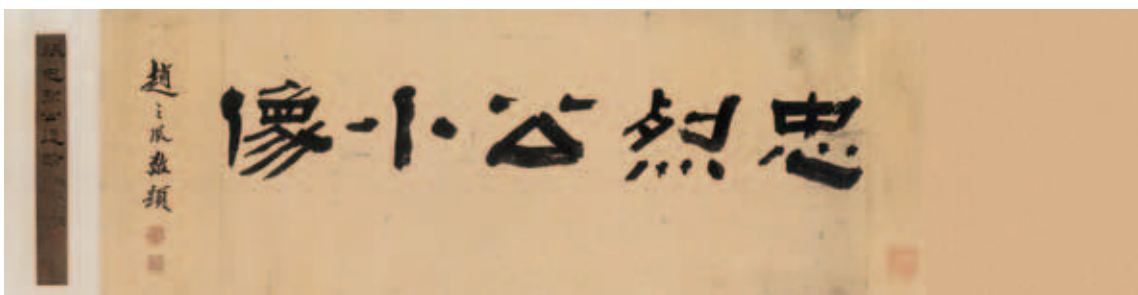


圖二 明 張蒼水 《遺墨詩》冊 第二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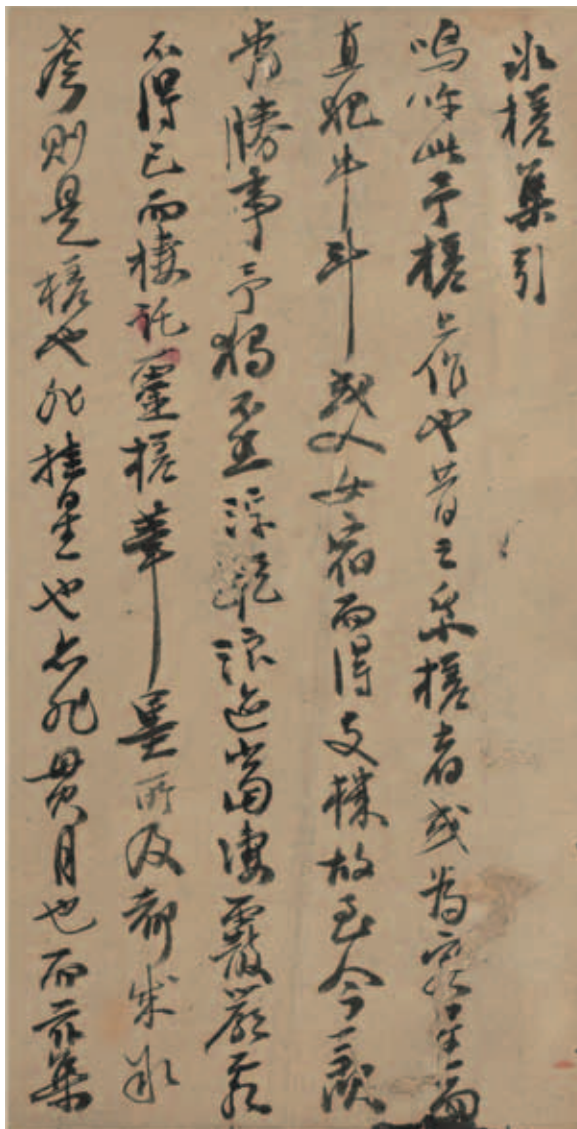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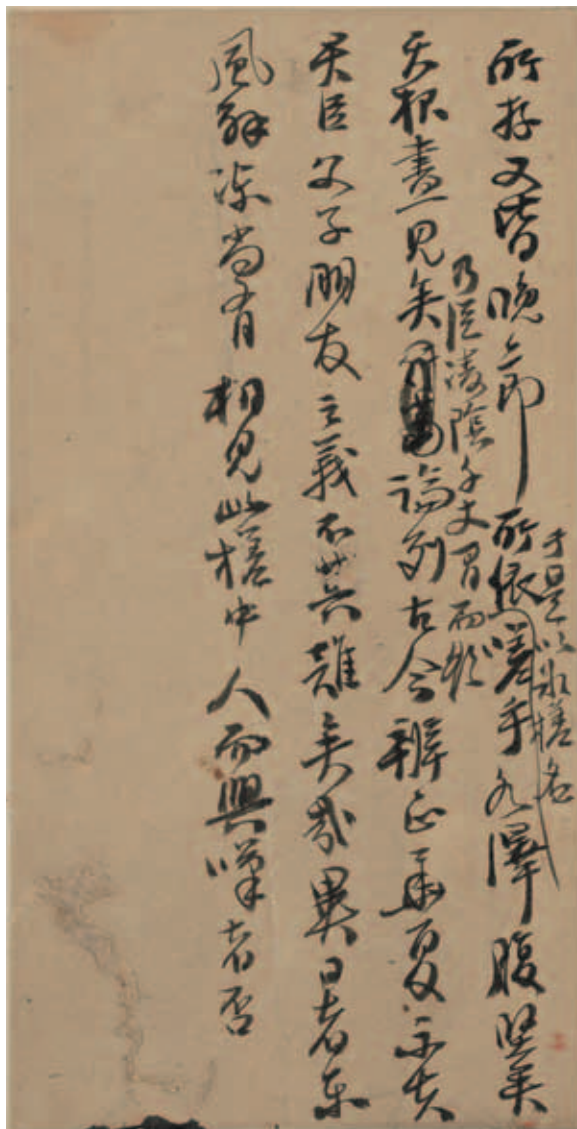
水集》所錄已是修改後詩句。另《遺墨詩》冊詩稿同收錄於《奇零草》者尚有《冬懷七首》、《失題三首》；前者《張蒼水集》置戊戌年（一六五八），後者置辛丑年，詩題則為《三月十九日有感甲申之變三首》。

《遺墨詩》冊中《甲辰山中初度》、《憶西湖》（圖二）、《入定關——在懸壘甲辰七月十七日丑時被執作也》、《將入武陵》、《羈恨》、《牆角紅梅九月發花一朵偶成四絕時羈獄舍用鹽字韻》、《調滿江紅示同難賓從羅子慕於武陵獄邸》、《武陵獄中作三首》、《甲辰九月感懷在獄中作》、《放歌——時甲辰八月七日晝杭之獄壁》、《調滿江紅步岳忠武王韻》、《調蝶戀花》、《失題三首》、《憶友》等，皆收錄於《張蒼水集》卷四《采薇吟》，其中《調蝶戀花》在《張蒼水集》中詩題作《柳梢青》，《憶友》詩題作《懷王媿兩少司馬徐閣公沈復齋中丞》。張壽鏞於《采薇吟》卷前案語「公自註起甲辰六月，七月被執。」卷後案語「獄中諸作公之手稿為多，今均入采薇吟，以見公之志。蓋采薇吟固公未竟之稿。」此

煌言出籌軍旅，入典制誥，尙得餘暇吟詠性情。待清兵南下後，張煌言所作長篇短什、疏草代言，皆付之兵火。張煌言自丙戌（一六四六）始浮海，歷經十七年歲月，其間正是「憂國思家，悲窮憫亂，無時無事，不足以響動心脾。或提槩北伐，慷慨長歌。或避虜南征，寂寥低唱。即當風雨飄搖，波濤震盪，愈能令孤臣戀主，游子懷親。」所作多半亡矣，不得不讓張氏感嘆文字亦有陽九之厄。同時，他見局勢難振，欲借聲詩以代年譜，於是「索友朋所錄，賓從所抄，次第之。而余性強記，又憶其可憶者。載之楮端，其得若干首，不過如全鼎一臂耳。」詩集名稱《奇零草》正是張煌言藉「是帙零落凋亡」命名，從自序中亦知所收為丙戌到辛丑（一六六一）年間詩作。《張蒼水集》編者張壽鏞從張煌言後人處得到海濱遺老高允權錄本，依所註年歲分年編定。院藏《遺墨詩》冊第三開（圖三）《梅花和中峰大師韻四首》即收錄於《奇零草》中，《張蒼水集》將詩作年代置於辛丑年。《遺墨詩》手稿可見作者更改字句，《張蒼



圖五 明 張煌言 〈行書詩稿卷〉 上海博物館藏 引自《豪素深心—上海博物館珍藏明清初遺民金石書畫》



圖四 明 張蒼水 〈遺墨詩〉冊 第一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處「采薇吟」名稱雖無張煌言自序說明，明顯取自伯夷、叔齊不食周粟的典故，亦是張煌言藉此發出不降清軍之微言大義。

《冰槎集》在《張蒼水集》收入卷五，〈遺墨詩〉冊第一開即為〈冰槎集引〉（圖四）：「嗚呼！此予槎上作也。昔之乘槎者，或為客而直犯牛斗，或入女宿，而得支機，故至今羨為勝事。予獨不然。浮踪浪迹，當淒嚴嚴霜，不得已而棲託靈槎。筆墨所及，都成冰聲，則是槎也，非卦星也，亦非貫月也。而茲集所存，又皆晚節所依。于是以冰槎名。嗟乎！水浮腹堅矣。天根盡見矣。乃從凌陰千丈間，而欲論列古今，辨正華夏。不失君臣父子朋友之義，不其難矣哉。異日者東風解凍，尚有相見。此槎中人而興嘆者否。」「槎」乃舟楫，西晉張華（二二二—三〇〇）《博物志》即有關於乘槎上天河傳說，歷代文學也往往藉人物乘槎傳達超塵離俗之意。而張煌言此處卻藉乘槎，表達國破後浮踪浪迹之悲愴。《張蒼水集》所錄〈冰槎集引〉最後尚有「歲在壬寅（一六六二）菊月朔，張煌言

自識。」由此亦可知院藏〈遺墨詩〉冊實為不同時期之詩稿，後被裝裱成一冊。

澳門藝術博物館曾於二〇〇九年舉辦「豪素深心—上海博物館珍藏明清初遺民金石書畫」展，展出張煌言〈行書詩稿卷〉（圖五）。卷中為〈湖心亭書壁〉、〈憶菊限屏字〉、〈復趙督臺〉、〈絕句〉、〈擬古〉等詩，為兩紙詩草裝裱成卷。其前尚有趙之琛（一七八一—一八五二）題引首，顧洛（一七六三—約一八三七）畫像、陸恢（一八五一—一九二〇）補景的張煌言肖像。其後則有梁同書（一七二三—一八一五）等多達二十幾位的題跋。足見張煌言忠烈事蹟為後人敬重，故其隻字片語受到珍視。本院收藏書畫承自清代內府，近數十年來持續接受社會各界賢達、藏家及機關團體捐贈，拓展了本院原有的收藏範圍。院藏明末遺民作品原本較為匱乏，此次「典藏新紀元—歷年入藏書畫精品展第二期」選展受贈明張蒼水〈遺墨詩〉冊，藉此略窺明末遺民忠貞之士墨蹟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處